



Le temps
DES MIRACLES

Anne-Laure Bondoux



奇迹年代

[法]安妮·罗尔·邦杜 / 著 马宁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Le temps Des Miracles

Anne-Laure Bondoux

奇迹年代

[法]安妮-罗尔·邦杜 / 著 马宁 /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-2010-529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奇迹年代/(法)邦杜著;马宁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0
ISBN 978-7-02-008274-2

I. ①奇… II. ①邦… ②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2584 号

Le Temps des miracles

by Anne-Laure BONDOUX

© 2009, Bayard Editions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ayard Editions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责任编辑:黄凌霞

装帧设计:颜 禾

奇迹年代

[法]安妮-罗尔·邦杜 著

马宁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80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274-2

定价:20.00 元

献给我的母亲

我的名字是布莱斯·福提恩。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。这绝对是事实。

那天当海关人员在卡车最里面发现我时,我只有十二岁,身上的味道就像阿布德马利克住的垃圾场一样难闻。我只会重复这一句话:“我叫布莱斯·福提恩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这绝对是事实。”

我几乎把所有珍贵的东西都弄丢在路上了。幸好,我还有护照。葛洛丽娅在加油站用力地把它塞进了我衬衫的口袋里。上面白底黑字地写着:我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芒什海峡岸边的圣米歇尔山。这个地方在绿色地图册的第十六页。问题是我的照片是撕下来后又粘上去的。尽管阿先生很用心地重做了照片上的官方钢印,海关人员还是不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

小法国人。我想向他们讲述我的故事，又不懂足够的法语单词。他们就抓住我套衫的领子，把我从卡车里拉出来带走了。

就这样，我的童年结束了：在高速公路 A4 路口，在我意识到葛洛丽娅不见了，而我必须在一个人权国家，在夏尔·波德莱尔的国家独自生存的时候，我的童年一下子就结束了。

我在一个等候区待了一天又一天，又到了一个接待中心。法国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一堵堵墙，一张张铁丝网和一扇扇门。我睡在宿舍里，这些宿舍使我想起了“玛塔钦”的阁楼，只是这里没有天窗可以看星星。你看，在这世界上，我是孤单一个人了。但是，我不能让绝望完全腐蚀我的灵魂。我还要去圣米歇尔山找我的妈妈呢！这很好解释，可我不懂法语。我不能讲述“恐怖的事故”，也不能说出那些指引我来这里的机缘巧合！当你不能讲话的时候，感觉就要憋死了。

如今，许多年过去了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我能够用法语说出每个事物的名称，会使用动词、名词、形容词、连词和动词变位。我的口袋里装着一份新护照，符合社会法律规定的护照。

不久前，我收到一封来自法国驻第比利斯大使馆的信。信上说有可能找到了葛洛丽娅的踪迹。因此我坐在这个戴高乐机场的登机室里，带着一只行李箱，带着

沉重的心情，还有终于能再见到她的强烈希望。不过，在见到她之前，我得理清我的思绪。

那么，就是这样：我叫布莱斯·福提恩。我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民，然而，我生命的前十二年是在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度过的。这个地方在我的绿色地图册的第七十八页。那时我说俄语，人们叫我库玛。这似乎很奇怪，不过很容易理解，只是我得从头讲述。把一切都讲出来，而且有条有理。

二

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九九二年的冬天，那年我七岁，和葛洛丽娅一起跟其他难民家庭住在一幢大厦里。我不记得那座城市的名字了。由于战争，我们没有电，也没有暖气。

空气中弥漫着碱水和醋的味道。

女人们聚集在院子当中，围着一个烧着木柴的大铝桶。她们光着胳膊，一直到肘部的皮肤都是红红的。她们很大声地说话，嬉笑。桶内热气蒸腾，楼层的玻璃上被蒙上了厚厚的水雾，衣物在污浊的泡沫中翻滚。

远处的挡雨披檐下，可怕的谢尔盖在磨他的剃刀。噤声，噤声。

他吆喝我们，一个接着一个。

“你！过来！”

可怕的谢尔盖不知道我们的名字。大厦里的孩子太多了，而且酒鬼记忆混乱。他只用剃刀指着我们中的一个，大声喊：“你！”没人胆敢违抗他，他翻着的眼睛、扁平的鼻子是多么让人害怕啊！

在成为理发师之前，可怕的谢尔盖据说是城里最好的拳击手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强健的亚美尼亚人把他打翻在地。那是在战争之前了。葛洛丽娅跟我说：“那天，谢尔盖跟死亡称兄道弟了一回。”正因如此，他变得特殊，也值得我们尊重。所以，他用剃刀指着我的时候，我飞快地跑到披檐下。

我坐在三条腿的凳子上，弓着背，向后弯着头，心怦怦直跳。谢尔盖的剃刀在我头上划动，凉凉的。他有条不紊地操作着，直到我所有的头发都飘落到地上。然后，可怕的谢尔盖把一条毛巾在醋桶里浸湿，用它抹我的头，头皮刺疼，我哭了。可怕的谢尔盖把我从凳子上推下来。

“找你妈妈去，毛小子！”

我站起来，光着头，伤心满怀地跑到葛洛丽娅那儿，躲在她的裙子下。她不是我的妈妈，我知道。可我只有了她。

“真帅气！”她称赞道，用她满是泡沫的手摸着我的头。

我向她仰起脸，她低头吻了我的脸颊，悄声说：

“您是最棒的，布莱斯先生。”

我笑了，眼里还带着泪。我多么喜欢她用法语称呼我“布莱斯先生”啊！只有我们懂得！

“去，玩去吧，库玛，”她高声说道，“你没看我在忙着嘛！”

我擦擦眼睛，跑去找那些三三两两散在院子里的光头小子们。

碱水，笑，剃刀，醋……我们就这样开展消灭虱子、跳蚤和一切寄生虫的战争，包括消灭葛洛丽娅所说的最难对付的害虫：绝望。这种害虫，葛洛丽娅说，比揍谢尔盖的亚美尼亚人还狡猾还危险。它无影无形，又无处不在。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它就会一点一点地把你的灵魂啃得干干净净。我不安起来：既然人们不能看到它，怎么能知道得了绝望病呢？要是剃刀都不能把它消灭，该怎么办呢？葛洛丽娅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告诉我她有办法，“只要我永远和她在一起，就不会有事，OK？”

“OK。”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。这一天，是中国人民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。从这一天起，中国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。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，成为国家的主人。

在开国大典上，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这一庄严的宣告，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从此，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，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，艰苦奋斗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变成了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回首过去，我们感慨万千；展望未来，我们信心百倍。我们将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

三

大厦由三幢楼房围绕院子围成 U 形。我们在二楼有一个房间。

我绕过柴火炉走六步，就能从房间的一面墙到另一面墙。墙上的漆纸都脱落了，涂层也斑驳了，用指甲刮一下石膏，砖头就露出来。大厦裂开了，由于建在河边，地下的湿气腐蚀得厉害，早就该被推倒了。可是战争碰巧阻止了推土机。现在这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为我们阻挡风和协警。

对于风的威力，我很清楚：它像泥石流一样从山上冲下来，钻过门缝，把我们的骨头都冻僵。相反，我对协警只有很模糊的概念，所有我知道的就是它比谢尔盖翻着的眼睛更让人害怕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自觉地防范它。我们为此还组织了警戒队，四人一组每夜轮流看守大厦入口。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也可以跟着大人去巡逻，

只要他们愿意。

大人们交代我说：要是我看到穿长筒靴的男人，要是我看到他们穿着皮夹克、拿着橡皮棍靠近大厦，就赶紧跑进院子，使劲敲挂在披檐下的钟。

人们还可以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使劲敲钟：

——大厦着火了；

——大厦要塌了；

——普瑟卡亚河泛滥了。

除了这些情况，任何人敲钟玩都要被立即赶出大厦，明白了吗？

当我问葛洛丽娅万一协警抓住了我们，会把我们怎么样？葛洛丽娅神情严峻，我立马后悔问了这个问题。

“七岁的小孩不需要知道那么多，只管遵守规定就行了，库玛。”

我用她教我的法语回答“好”，然后就去楼梯间找其他孩子一起玩。我们凭一时的兴起，把楼梯间当作城堡要塞或者战舰。

那时候，我的玩伴是艾米、巴克沙、勒贝卡、塔丝曼和弗伊纳。他们都又脏又瘦，像鳗鱼一样灵活。他们中有些和我一样说俄语，有些不会说俄语。可孩子们什么时候需要语言来互相理解呢？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奔下楼梯，藏在厕所里，躲到晾在披檐下的床单后面来吓老太婆汉斯卡夫人。我们的阵阵笑声传遍大厦，比空

气流动还快。

葛洛丽娅说她喜欢听到我笑，她说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。

我也一样，喜欢听她笑。然而她却经常咳嗽，而这，我不喜欢：一下子，她喘不过气来，她的脸变得青紫，我感觉就像听到了她身体里有只狗在叫。我不是医生，可我觉得她的咳嗽和死亡一样糟糕。如果葛洛丽娅死了，会怎么样呢？

“哈哈！”一阵咳嗽过去，她大笑起来，“别那么愁眉苦脸的，布莱斯先生！您知道我像树一样健壮！去，库玛，要是你晚上想吃饭的话，就快去取些水来。”

我拎起桶跑向院子里的水管。我一向愿意帮忙做事，因为我急着长大。我朦胧地觉得我们生活的社会敌视弱小者。我梦想有一天我的腿长得足够长，能让我跑得很快，我能足够强壮，可以一个人背起那个卡其布袋子，葛洛丽娅称这个袋子为我们的“行李”。

行李袋放在门上方的一个搁物板上，从我们住进大厦就在那儿。目前，袋子里就只有一个铁盒子，葛洛丽娅藏着她的秘密。我无权打开它。

其他的東西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房间里：我们的衣服，我的绿色地图册，被子，炊具，没了弦的小提琴，收音机，还有瓦斯利的能加热的茶炊。如果有一天我听到大钟响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：爬上凳子，抓住行李袋，飞快地

把我们的东西塞进去。有时，我在脑海里演练这些紧急行动——凳子，行李，我们的东西——我想象着大厦一下子就空了的情形，有点像拔了塞的浴缸一样。我问葛洛丽娅我们接着做什么。她耸了耸肩：

“做我们一直做的事情，库玛，朝着更远的地平线向前走。”

“OK。”

大厦里的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。地震、塌方、监狱、商界明争暗斗、艰苦创作、分离重聚，即便是老麦克斯，他也会给您讲在屠宰场工作时失去三个指头的故事。所有这些对于我都是新鲜的，我不停地问问题，也学得很快。然而哪一个故事都没有我自己的故事更让我入迷，当晚上睡觉前，葛洛丽娅轻轻讲给我听我的故事。

“再讲一遍？”她边说，边往火炉里加了一块木材。

“对，再讲一遍！细细地讲！”

她坐在床上，她的脸在火光中忽明忽暗。她把羊皮被子往上拉到我鼻子下，讲开了：

“那是在夏末，我住在老瓦斯利我爸爸那儿。”

“就是给你茶炊的人吗？”

“是的，库玛。那时候，瓦斯利拥有高加索最美丽的果园。啧啧，你真应该看看！苹果树、梨树、桃树、杏树，成亩成亩的树林！一边是河流，另一边是铁路……”

“你和赞姆赞姆就是在那儿散步的吗？”

葛洛丽娅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。

“等等，你的进展太快了……我都是按顺序讲的，你知道。”

我握着她的手，不再说话，我听我自己的故事。按照顺序。